

石印本

撰者 清 蘭星居士 輯

卷 卷三

內容分類 小說 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37

編號 D8630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0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3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歡喜三續今古奇觀四卷 光緒二十三年序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卷三

歡喜三續今古奇觀卷一

瑶池蒸餿

仁和學某生。有才思。偶讀東方畫贊。穆然慕其為人。倩畫工繪其像。懸齋頭。朔望以炷香。供酒。而禮拜之。歷有年矣。忽一夕。夢一丈夫。鬚髮飄然。有凌雲之氣。自稱曼倩。承佳夢。叨酒菓。曾未及答。今夕阿母張燕瑶池。請同一往。生大喜。隨之。躡雲霧中。俯瞰下。城郭點點如碁置。俄至一殿。瓊瑤金碧。溢目徹徹。面臨大池。池水澄澄。紺碧水中。渠萬本。花開十丈。芳氣襲人。衣裾旋聞。龍吟虎嘯。鶴唳鸞鳴。群仙紛紛集殿上。雙單髻間。巾者森然林立。既而王母自殿後出。只如四十許人。黃衣黃裳。繪彩文繡。衆或拜。各各展禮。曼倩亦在列。生不敢升殿。伏階隅。九頓首而跪。殿上仙依次就坐。階下獨置一席。阿母顧東方生曰。下土之客。爾東方諾而下。坐正席。指今生側坐其旁。金童玉女。紛進穀核。多不火。粟冰桃雪藕之屬。堆陳滿几。生悚懼敬謹。不敢恣啖。僅飲酒五內。忽殿中人傳阿母命曰。下方人不易至此。可賦詩一章。以

歡喜三續今古奇觀卷三

張麗華祠

青溪溪畔有張麗華祠棟宇修潔迭著靈顯里人皆虔奉之深陽周生偶夜行失站
投憩祠廡下中夜聞步履聲潛起窺探見一女郎容色絕艷高髻宮妝從二侍女自
殿後出坐階前舉首向空曰今夕風月大佳不減禁闈景色緬思曩昔如夢如寐遂
擁頭微吟云綺閣塵埋玉樹枯風流空自憶黃奴而今青蓋無消息留得流祠伴小
姑吟畢長吁而起出而揖之女驚顧欲遁生曳其裾曰卿非陳宮張貴嬪耶適聞佳
咏正思飲聆芳談何主人拒客之深也女微哂而止乃就階畔促坐生曰玉樹流光
艷傳千古璇宮往事可得聞乎女悽然曰結綺樓中餘歡未畢胭脂井畔遺恨無
談之徒增酸楚君熟嫻史事知之已驗何煩絮述坐聞御廟食茲土殆已成神乎女
曰妾本織女宮中侍兒偶因一縷情絲謫居塵世又不能守彤史之箴日以聲色惑
君歿後為天孫所擯以故非鬼非仙遂行三界間耳問孔雀嬪安在答曰彼本從人
道中入已轉輪數十世矣問後主近作何狀曰乘雖不君然亦無大惡孽僅沈淪
冥獄中數百年今限滿為芙蓉城主徵作花鳥使翩翩往來頗無煩惱也生曰高韓

二公武夫粗莽逆致焚琴煮鶴世以為恨卿至今猶譽之否女搖首曰賴伊之惠俾得保全名節否則幾與花萼夫人輩遺譏汚也方德之不暇又誰敢怨生天問韓擒虎生已作上柱國未知死果能作閻羅否女曰以彼英鷲之氣原可為神緣以武健佐君屠戮過慘已盡折其冥祿矣生欲再有所問則見星移斗轉荒雞亂號女及侍婢悉如煙霧冉冉而散但覺蘭麝猶芬珮環已杳茫然四顧悵悵歎息而去

公主星

某郡康生者有膽勇喜談兵居常以將材自負偶從郊外歸日暮西山暝不辨路正徘徊間一兒帽人邀之曰丞相待久請速往生不及細詢遂與偕行不數里見旗臺瓊閣之下稠人雜沓有一紫袍長官趨揖謂曰公主相請導之入厯數重門又一官迎問曰來乎反身先入殿中啟白前官仍引生入殿殿上眾宮娥濟濟鵠立宮主南面而坐年約二十許雲袖霞裾綽約如仙子生拜伏公主命起諭之曰離此十餘里有村名安樂居民不下三四千戶村中多富室近為流賊偵知將肆劫掠余因鄰誼且問有耳孫雜處其內不忍坐視欲發兵救援一時未得良將煩卿為前驅可乎生敬諾乃命生將前軍羊都尉佐之相將中軍馬游擊佐之仲丞相將後軍攸校尉

佐之各率兵一千卸杖疾步行七八里見安樂村民極兇攜婦紛紛能實生揚鞭止之曰無須奔避我等奉公主命率兵勤賊爾等速回本村閉門靜守可也眾喜各循小徑而歸兵從大道又行二三里遙望賊眾蜂擁而來生拔矛躍馬奮呼真前三軍適之賊賊無算賊奔北逾十餘里乃還徑至關下入復主命羊都尉將指賊行而前公主御便殿一一獎勞賞賚有差又獨召康生至座前謂曰予欲加爾官職此間非卿久任處欲錫爾金帛恐卿未適於用行當轉諭安樂村民醜皆相酬生近瞻麗容神迷魄蕩又自恃有功輒以兩肘據其膝上谷曰僕不願爵賞但願長侍掖庭為主人羹除房醢鋪衾枕作一小宮監死不恨矣主勃然怒曰媒妁言儀非當死余不忍以功加罪姑恕汝婦女生妾念自速重戾舉掌推其額頤然仰跌匍匐而起則見高塚巍巍荆榛委翳塚旁列翁仲二石馬羊櫻各一仰視星河耿耿欲曙乃慨然木立神道前少頃天大明有二農夫負耜荷鋤貿貿然來生趨問此何地名谷曰我等皆石馬村人相距只半里許此名石駙馬墳又名石馬墳不知葬自何代所葬何人生又問安樂村曰此去十數里即是生歷歷告之眾咸嘆訝遂共往安樂村則見三三兩兩焚香燃燭對天僕僕亟拜詢其故谷云昨晚流寇猝至正深惶懼忽

覺靈風肅肅然有陰兵數千禦退賊匪舉村獲安故今日仰酬神佑生備述前狀村
中男女爭至墓前俯首叩首驗視石羊果缺一趾宛然新鑿痕跡乃爭出金貨修築
墓道環植松楸且銘銅為羊足補其缺又別鑿羊馬獲各一匹與舊者東西對列並
置祭田數十畝供奉春秋享祀事畢復具厚幣諸生家中謝生力却之自築數椽於墓
側獨居其中晨夕掃除落葉曰吾以踐前說也不數月忽一夕跌坐而逝村眾諱曰
此必康郎尚公主矣其跡者欲啟墓合葬有老成人呵止之曰公主神人豈遂肯下
嫁凡俗況千年古塚誰敢輕開立召其妻子合殮扶視以歸即就其室塑康生像顏
其門曰康郎祠別招一老道士主香火兼掃落葉以繼康生之後

封仙

晏大夫名平燕之析津人也仕明天啟朝為諫議骨鯁峭直屢抗疏學大瑞留中不
發宵小為之側目至懷宗時見國勢日蹙即引疾解綬卜築於京城西偏家本雄於
財性復慷慨揮霍尚氣節愛交遊以故燕趙豪俠之士爭歸之樽酒不空座客常滿
門前車馬雜沓填溢街巷一日方燕客有道士踵門求見門者却之道士怒曰爾不
稟達我遂不得入耶倏忽不見聞人大驚急趨入曰則道士已立矣前舉于謂晏曰

聞君能下士故遠來請過而司爵辭焉是慢客也晏見其儀度不凡乃長揖謝延
請上坐道士公然居客右晏不諫讓連盡數十觥初無醉意晏呼其姓武里居曰二
道封姓無名字無里居任意浪遊視千里猶庭戶耳晏又問君何能何好答曰概
無所能惟執盃中物亦間樂馳馬試劍耳晏素喜談劍術每以不得遇此輩為憾
為憾聞其語不覺獲所好因出所藏古劍請試其技封曰此頑鐵所鑄不足用也入
口嚼之脆如梨栗須臾嚼盡笑曰氣味殊穢高不能受引頸唾之看地鎔成一餅
若新出於冶者晏驚曰其舍所藏以此為最其下者更不足道未識仙師可操得寶
劍來否道士掀髯微笑隨口吐一匕首長不盈尺霜鋸後稜耀目不可正視擲向空
中往來盤旋如白燕飛翔因指庭樹曰此樹大繁宜稍斲斲刀即飛入深叢中柯葉
紛然散落風頭有聲封曰可矣刀斲止視其樹疎密得宜儼然有畫意又曰歸乎刀
翔集層間蜿蜒而入絕似秋蛇赴壑晏喜跪請受教封曰君嫉惡過嚴無容人量不
宜爛此非僕悞也於是洗盥奠酌雄談毫飲燭跋乃起將辭去晏慘袂致留遂止館
諸書室供奉優隆審其一切起居飲食猶之常人但事事能前知為稱異耳晏家中
向多畜姬媵又多嬖童有一妾私與僮通懼事發懼謹乃置毒將乘機為主人封知

之以告妻。妻搜妾篋中，果得破樂一也，持以與封。並問所私者何僕，將并執殺之。封曰：我之固當，然恐為君家推薄，羞請為君變形而後加戮，可抵其迹。越夕，僅又入姬室，正綉繡，問急覺，兩體合而為一，輒轉化為巨豕，突門欲出，小婢駭甚，急奔告。妻疑所往，晏曰：聽之無須跟究也。居有頃，時屆歲，夕朔，風如吼，彤雲暴，驟雪。晏邀封及數友圍坐，煖閣內，重簾爐火，斟羊羔酒，以飲客。皆着重裘，猶有寒色。封還着袷衣，笑謂眾曰：諸公得無怯冷乎？即命撤去圍爐，四豁窗扉，以掌拍案歌陽春之曲。陟覺滿室生溫，和風習習，庭畔桃花紅如錦，綉纒又彈指歌南風之什，則赤日杲杲，炎蒸不可耐，迴視桃花盡落，而齒齒開矣。客皆脫帽，緩裘甚，至有裸裎者。封曰：過熱亦不佳，即變調作清商之音，涼風颯然，自西南來，桂香襲人，衣袂飄飄，樂甚，歡呼浮白，飲盡。百壺辭，欲起封曰：少坐，乃再款而廢，移玉黃竹之謠，不覺返寒驟，通凛冽如初。六出紛飛，積塔幾已盈尺，眾乃披裘束帶，聲謝而出。主人留封送客，及門而返，見封候於堂前，執手謂曰：逝將別矣，此間非安樂窩，明年三月鼎祚將革，君忠諫士義，不可生亦無所逃，避不如早自裁，毋櫻賊刃。晏漫應曰：死非僕所畏，但未得死法。封探袖出小

從瓶一枚，曰：此中貯有中山千日酒，記取明歲甲申上元發緘飲之。飲後即死，死則葬於白浮山，蒼龍潭左側。諸眷屬可即廬墓以居，其餘冗人概行遣散，無俾居此危城中也。又舉手指堂東隅曰：倘多金不利，携帶害此可耳。晏拜而受其酒，以入凌晨殷勤作別，晏殊戀戀，封曰：無須俟，三年後當圖再面。晏愴然曰：僕已獲死所，越三年則墓木已拱，奚後會之可訂？封笑而不答，拱手經別，追送之，忽迷所在。迨明春，晏囑家人一一悉如其教，營葬室，纒畢，果有逆闖之變。凡貞士盡臣感，及於難，並有闔門殉節者。晏舉家幸得免，嗣經二載餘，封忽飄然至，告晏妻若子曰：醉客一卧，今恰千日，可速開視，勿令門損。眾咸驚疑，姑從其說，發壙啟棺，見晏猶挺然僵卧。封拍棺呼曰：宿醒尚未醒耶？晏應聲起坐，相視而笑，携手入室，歡飲如平生。時酒酣，封離席曰：天下從此則平矣，君縱不求仕進，大可優游晚歲矣。相為方壺交遊，一日謂晏曰：今同侶敦，不復再留矣。因亟呼童子來，有白鶴自空而降，封跨之，鼓翼直昇雲際，望之渺然。晏自此精神日強，壽至百有三歲，一夕無疾跌坐而卒。

梅花卷

某生居括蒼山下白楊村，勵志讀書，貧不能給，藜藿乃就山中採樵，易粟而食。一日

深入迷途日已向暝遙聞前山虎嘯聲悚懼徘徊無可托止忽望茂林中有燈火光
急趨就之見青粉牆一帶流水灣環竹木深秀循溪行數十步度溪約而東得其門
顏曰梅花庵以手扣扉內應聲拔關而出則一少年尼也生請借宿尼欣然納之菴
極清幽棟宇華好坐方定看二尼繼出詢之答曰俗姓陸法名采華次采高幼者采
吟姊妹也茶罷引入禪房見窗疏窈窕几硯清嚴滿壁張名人詩畫中懸仙子採藥
圖一幅方聯云京圃舊遊滋宿草碧山清夢繞閒雲進內間設湘妃竹床一張懸海
紅紗帳床極寬可容五六人鴛鴦枕翡翠衾芙蓉褥爛然溢目童籠中蘭麝氣氤氳
窗小几亦安文房具筆斗中貯詩牋一卷生取視草急奪之曰勿污雅目生不聽開
視之上書集古二首云紙屏石枕竹方床塵夢那知鶴夢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為郎
憔悴却羞郎柳不成絲草帶煙春愁黯黯獨成眠覺來淚滴湘江江水願作鴛鴦不羨
仙生曰無限春情盡在筆端流露隨附其耳曰今宵當尋高唐佳夢無須淚滴湘江
矣華兩頰微頰默然不語遂設酒食延生就坐飲數卮華啟筭出草一枝采莖翠葉
今生嚼之以酒燻下味甚甘美少頃覺丹田熱氣如火莖暴長倍於平時與不可遏
擁華入帳奮矛衝突動以千計華不能堪懇請暫休生乃裸身下把高登床就移時

高曰我已三洩四肢皆酥幸少釋生天下梳於懷緩於將衣雪膚呈露香軟若凝
脂撫之滑不留手亦抱入衾來堅銳而入溫溫柔潤滿席流丹女聲風嬌呻生憐之
深深款款曲盡綢繆參再四哀免乃舍之又就草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草辭之不獲
復興雲雨時難已再號草推令就高高曰姐毋移禍江東生曰宜均苦樂因及又高
高俯睡不肯仰生遂探其後展高懼乃仰而就馳騁多時奈慮將及已披衣而起生
亦起逐之抱還衾中參畏避如蛇蠍力弱不能拒生遂重入桃源繾綣既久不覺瓊
漿流溢笑顏三尼曰以一服三可稱陽臺飛將否草曰勿矜口微仙草之力不及此
俄見日影暉暉照耀窗隙同起盥沐正在談談聞門外剝啄聲草出應嗚嗚作小語
生窺之一三五美少年也語異反身欲去生突出拉其臂以入擁諸懷中以頰偎其
額問其姓名曰我卯二官也生曰美男而親少尼必有所染可貴否卯曰華高則有
之未嘗及於生曰三少並美天然匹配何反疏之卯曰不然余性樂就人而不愛人
就何緣二尼頻頻刁我不得已聊應酬世故耳生曰既樂就人則盤餐當早闕矣答
曰未過佳藕故依然重予身也生笑曰我能驗之凡童子未與人交談道間必有綽
紋從其袴看視之白前細瑕深信是未離之璞卯亦笑曰若何格物至此乃相携入

禪室借尼卧榻叠股交歡雖鳥道初通不無艱澀然幸不大登初既此事通三尼捧
酒俱至笑曰別開畦畛將蓋吾輩於何地生曰昨得其雌今得其雄迷離撲朔無從
辨矣乃起合樽錯坐而飲公起以散盆送生前曰郎速出令生曰公為月為雪二為
佳人三為柳為山四為花五為梅六為天為塔為草其於色也公為白四為紅六為
綠其於數也各從其點將色子擺桌上以盆覆蓋讀古詩一句令合席猜之猜中則
欲隨擺覆於桌曰月明林下美人來高曰中矣必一公居上二居下兩旁四色皆五
色也揭盆視之果然生飲一卮草亦覆其盆曰兩個黃鸝鳴翠柳曰中矣必二居中
之上兩傍及下皆三七卯曰不然兩傍四色皆三中二色皆公揭視則卯中草於各
飲一卮高覆曰三山半落青天外卯曰必三居中之上餘五色皆六公曰不然三色
皆三三色皆六於半字三空方有者落視之果中卯與高各飲一卮公覆曰月上柳
梢頭卯曰一公居中之上餘皆三七生曰梢字無着公當偏在左偏之上草曰安知
不偏右生曰月初上宜在上揭視生中卯草皆罰飲卯乃覆盆曰柳暗花明又一
村生曰必三四分相也公曰非也必六色皆四高曰柳暗花明宜自五色三而二色
四視之公中生曰有花無柳不合詩句公曰癡郎四在面則三在底正合明暗二字

之義生與高皆點首受罰今畢卯曰無須擺色竟將風花雪月四字挨次誦七言詩
一句遞者罰杜造者倍之遂從風字起曰風光不與四時同生曰暖風吹得游人醉
草曰雨霖風和不動塵高曰寒碧看風輕欲渡公曰山雨欲來風滿樓卯曰未若柳
絮因風起生曰飛燕裙邊拜下風合席各飲一盃應草起花字誦曰花外子規燕市
月卯曰犯月字雁哥一卮高曰無花無酒過清明公云去年花裡逢君別卯曰一院
有花春畫永生云春至人間花弄色卯曰此曲句非詩也當罰飲公力誦生飲畢沈吟
未語公代誦云郎道不如花窈窕高曰越俎代庖亦罰一盃草云年年不帶看花眼
高云一日看過長安花合席又同飲一卮公起雪字云雪滿山中高士卧卯云殘雪
壓枝猶有橋生云巴蜀雪銷春水來草云梅須遜雪三分白高曰開籠放取雪衣女
公曰淮鮮漫天作雪飛卯曰日暮詩成天有雪又合飲一卮生起云月光如水水如
天草云四月清和雨乍晴高云半夜月明朝自來公云同來玩月人何處卯云人間
無路月茫茫生云紅錦纏纏日月符草云梨花院落溶溶月令畢又合飲一卮生笑
謂草曰昨夕之草可再惠少許草曰此草吹一枝經年不弱豈牧牛馬也而且且
食之生曰然則酒已深請謀下一字何如公曰酒下一字想即將討飲矣生怒之以

目曰曠昔含淚哀泣時余少留香火情今乃司空見慣便爾牙伶舌利取高曰無愧
昨日乞靈於枯壘僅得以偏師小捷今強弩之末能穿曾縞乎會當合縱散橫於若
旗鼓相對必令子思棄甲也生顧少年者曰卯郎我塞陳倉卿攻棧道長矛勁矢水
陸並進問彼尚能奮發自逞否語未畢聞叩門聲甚厲羊驚曰恐是跋胡道人來矣
卯張皇欲竄而道人已破扉直入以手爪抓其額血流被面卯負痛而先奔道人逐
之三尼皆幼幼以啼生忿然操斫柴斧而前與道人鬪於門旋見斑斕猛虎咆哮涉
溪而來回視菴宇倏成榛墟人亦盡杳生懼棄其斧匿身空谷中乘間遁歸後僅就
山近處樵蘇不敢再入白雲深處矣

靈姑三則

聊城西偏有老巫家奉一狐稱之為靈姑能隔幕與人談笑辭旨諧妙傾倒四座或
問休咎小事則驗大事則否惟卜陰晴其應如響有諸生十數輩偕往詣之巫問未
叩何事眾曰無事但欲與妖娘子一作諧謔其幕中即應聲曰妖娘子三字甚新式
以何處對眾未及答狐曰對酸秀才何如眾問能詩乎曰能能文乎曰能時侯前何
日葵盛開皆曰以葵花為題請賦一詩答曰僅得一聯聊以塞責一心專愛日
與會

音兩辨早舍春眾曰能作雜文否曰亦能昨有某翁求予為伊妻作行述其節畧云
寒荆姓邢氏賦性馴謹溫和年十六未歸於予生三子皆以子頭命名長曰寬次曰
定幼者曰石因即為之述曰夫人姓音同本邢音同其歸某翁也年纔十六極謹
音且溫琴瑟之好無間存且由是連生三子寬定石為眾大笑隨以弟子入則孝出
則弟為題請作破承孤應曰欲生佳弟子者當奮力以入出也夫諸公家內莫不生
有弟子苟非自為入出夫宜假手於他人故眾復大譁一末座少年儀容甚俊笑謂
曰若僕年貌頗稱妖娘子音若乞贈一詩答曰亦只一聯眼底迷離疑玉兔尾間累
墜似黃蜂一老者怒曰淫狐侮渠年少我白叟也何以贈我狐曰當年早已營三窟
此日還應肯十朋老者曰少年作免晚歲當龜此皆淫狐所為答曰不然免也龜也
諸公有志者自為之於狐何與座中有龍姓者抗聲曰古云免死狐悲是故狐與免
類也狐亦抗聲曰禮稱四靈為畜然則龍與龜亦類也一生曰豈狐逢人賣倘無異
娼妓雄狐所司何事不一過問耶一生笑曰我有一對綏綏雄狐當龜而已答曰起
趨竟免非子也耶一生曰我亦有一對兩本淫狐妖談惑眾狐應曰君如庚狗惡口
傷人夫一生曰歎稱北壯禽雄雌雄四足兩翼之分也而詩獨咏雄狐則是獸而兼

禽故宜較他禽猶方答曰此笨伯語也北壯雄原可通用詩不云乎以雄自
是兼指禽獸且知雄免撲翅雌免迷離獨非四足者乎此難司晨雞鳴求牡獨非兩
翼者乎况金爲禽也而三足變獸也而一足將謂之雌雄乎牡壯乎若必以足翼為
區別則君宜稱牡龜尊聞當稱雌鶴矣有黃生者見其談鋒犀利思皆辟易乃曰我
昨應歲試經題是狐表黃黃猶憶其破承云剝獸皮以為裘是以壯觀瞻矣夫強學
獸也剝其皮以為裘豈不黃黃其壯觀哉狐曰此題吾亦曾作破承云黃居於狐之
袴下疑必狐所生也夫一黃已足又益一黃諒必狐之子後生孫耳一生曰十稱狐
善媚而爾獨許客何歟狐曰諸君自可許耳若遇風雅貴人自當媚之不暇一生曰
吾聞狐媚人輒顛倒其形軀以尻變首以喙變陰故能吸人精髓信乎狐笑曰我實
不知子盍歸而問諸枕邊人座客盡遭其說口說不能語老坐不解文義但兩刺刺
不休殊覺厭倦乃乘間起曰談久仙勞列位具宜退休狐曰誠然諸公久坐長談想
家中各位娘子外交已畢速歸婦湯滌梳可也予亦去矣聲遂寂寡惟視之了無所
見

吳江縣有貧家女年十四年有姿色自稱有靈姑居其腹能招已死亡魂述生前事

且知將來禍福家皆惑之有羅姓者家本小康蕩無行檢廢業垂盡聞靈姑名延女
至家女入其室炷香於爐以黃紙書符焚門內閉目仰卧榻上奄奄若斃聞腹
中語曰至矣其聲清越以長羅問靈姑何姓居何所答曰妾住山九尾氏也世居
終南山下偶躡塵緣一作戲耳羅曰既屬仙人當知未來已往試問僕何如人乃答
曰君大父一肩販糶人耳乃父刻薄居積稍稍充裕及君身他達遊惰家已中落無
復能享福澤矣羅面發赤乃強辯曰術者謂我歲行在卯當貴何患無福澤中笑曰
君年十四五時正交卯運頗得貴人憐約冠後便已退運今將望三後祿盡矣羅慙
甚復通其辭曰聞爾能以術致死人魂魄相強半是欺人語耳答曰此術傳自李少
君帳中姍影鑿鑿可據何云欺罔羅曰然則招之果即至乎曰昔楊太真昇隸仙籍
拔鴻都道士上天入地通求始得若吳府遊魂致之殊易易也羅曰亡妻某氏下世
年餘每素懷抱煩為我招之應曰諾有頃又曰至矣其音較前少異亦不類死者生
時口吻雖乃察問家中瑣屑諸事率首鼠兩端不能正對且聲益幽細羅知其偽佯
謂曰隔衣問答聽不明了請覲面細談為佳乃代袒其衣以耳貼小腹問述昔年床
第神聚狀腹中隱隱作聲似甚羞作羅見其肌膚柔潤潔白不覺情動遂解褫衣榻

羅本律其女入雅年鼓鏡乘堅獨開生面到及寸進紅淚遠也外溢女號咷而起羅
笑曰我自與七妾交歡美于卿事女下床結帶且泣且誦踏跟而歸由是人無有信
之者女亦鑿於履輒不敢輕造入室矣

松江華亭縣巫氏女閨名岫雲年十八入母其慶家貧頗饒女自幼溫柔穎悟抑且
將橫秋水眉斂春山嬌靨吹桃香肌勝雪櫻含檀口不假脂塗柳束纖腰天然蜂細
既通詞翰兼妙針工以故問名者媒妁相繼不絕兩親愛同掌珠不肯輕許辜然忽
一日獨坐閨閣中見紅絨一縷飛騰而來突從鼻觀直入腹際正在疑訝間旋聞膈
中小語曰我某氏女也爾生前為士人身百計執引遂成苟合及父母覺而絕之而
醜聲已洋溢外播無肯論婚以致抑鬱深積憤恨天逝今不遠千里來雪舊憾耳女
大駭奔告父母父謂曰夙世冤愆宜若可恕謂為君延僧禮懺得以釋否膈中應曰
不能然歡喜冤家我亦不索命也但令暴醜數年便不得配佳耦足矣問如何泰醜
答曰我為靈姑判人吉凶爾女須袒衣對答即泰醜也父不許膈中怒曰然中將抽
其腸掘其心矣語未畢女數聲呼痛顛仆於地母不忍見女苦姑允諾之痛旋止頻
催見客不得已告諸外人眾親鄰素知女美藉此成來求見門庭若市女不堪其辱

因哀懇曰坦腹對人實所慙沮請於至喉下胸上何如靈姑曰諾從此日與客晤事
無鉅細殊有奇驗邑中有馮生者弱冠舉孝廉貌美而才優聞之欣然造門請謁其
父令老嫗導入女室女方捧腹感頽坐見生至含羞起立喉中嚶嚶語曰佳客來矣
速解懷女即鬆其扣閉目袒胸而坐生移椅就與俱膝相對覺香氣噴溢宛如蘭麝
俄而膏聲嗚嗚自喉下出云久仰清才荷蒙枉顧未知欲詢何事生曰人生禍福自
有分定無煩預叩但羨卿鴻少淹博欲一究經書疑義耳女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易何以取象於隨生曰下動上悅前人解之詳矣女曰不然隨者隨其心之所欲往
而赴焉故以為服牛乘馬之象且牛馬行而車隨之車行而人隨之亦隨之時義也
若必以震動克悅為解則雷澤歸妹當云上動下悅夫婦交媾之象矣生點頰微笑
因問曰詩中有麻三章其婦可謂廣交而卒不免為人所奪然則王風之淫不下
鄭衛女曰即君讀書宜自出心解切勿為成說所泥此篇乃好賢之詩留其姓于嗟
予穀其字也意當日留氏三子皆國中良猶秦之有子車氏故詩人望其施施來
食即杖杜緇衣之意耳若依紫陽舊注則以一婦人而兼私三男子又一一慮其為
他婦所留縱使俗蔽民偷亦不應無恥如是之甚生曰兼蒼露白亦好賢之詩朱子

以為不知何指亦有說乎答曰指蹇叔也穆公復蹇叔之諫秦師遂東蹇叔請老既而蹇叔敗績三帥成擒風雨含愁封尸無日老成見之明燭若觀火秦誓乃所為珠珠思之而不置者是詩之所由作也生曰秦誓一篇何以次於曲謨之末意者餘分閔位亦猶魯頌之附於清廟猶那後歟女曰非也會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也故其廟祀之歌而不入於風持登於頌若夫汗渭遺風本屬皋陶世裔東遠以後據有百二山河之首加以穆康嗣世履熾爰昌繼周而王者非秦其誰聖人至誠前知故以為虞夏商周之續生曰禮云離豆去席尺大離席至尺未免太遠何能下著女曰此古尺也古者五尺則稱童子且如曹交九尺四寸以長駟志脩八尺有餘若以今尺度之不儼然魁魁形軀乎故此尺字當與席間函丈參觀生又問曰春秋傳載古言神降石無口何從言神無形何由降不太荒誕否女曰靈憑焉耳馮石而言何必口憑人而降奚待形故晉世子申生因巫者而見即我今日是也生問孟字何義曰說文云孟長也故次月令則曰孟仲季行弟昆則曰孟仲叔季生曰然則詩何不云孟氏次填仲氏吹篪而曰伯何也曰禮緯有云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故微有差別耳生曰康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既云弟矣而又稱孟又何也女曰此說謬矣書

傳不云乎天子之子年十八稱孟侯非李孟之孟也生曰大戴禮云五十無夫曰寡孟子亦云老而無夫曰寡乃詩大雅則云刑于寡妻夫其夫方在刑于而妻遽稱寡抑又何說女曰君自讀箋疏不熟耳鄭箋云寡有之妻言其賢也孔疏云嫡妻惟一故言寡何得概謂為妾婦之稱生乃調之云堯典為獸擊尾敢問尾字何解女振然曰以尾相交接祭注甚明何須瀆問生又曰尸字下加一穴字正字通作布非切釋為女子陰故今蘇杭間呼陰戶作彼字平聲獨吾松郡稱陰曰篤豈即尸字而讀音異乎抑別有字乎女慙然不答固詰之方格格低語云此等根莖字何煩細究但據玉篇有尸字下加口字音篤謂尾下竅也今按字曲石與臂通並音脈無篤音然則讀臂為脈謂石作篤當是方音相沿之訛耳生嘉其博辯且悅其治容因含笑曰卿家妙石若若問田何不一從尾字之義語汝輒探手入懷摩弄其乳喉中呵曰郎君珍重他家處子不應太嫖嫖女亦掩面而啼父母踵至生負慙而出嗣經半年餘鬼始去於是鄉曲自好者皆賤之率不屑委禽遲至標梅傾筐僅過一俚鄙村夫嗟乎一時喪檢隔世猶儂漁色之報可不慎歟

髯道士

富家女某氏嬰疾已至不起忽一虬髯道士踵門告曰女公子病我能治之父喜延使入視道者曰我醫法異於眾不診脈不書方專用按摩今病者係處子無不嫌疑請換其死後方可醫瘵死可速告我瘵眾疑以為誣道者曰我住西城地藏殿女父姑妄應之越分女果死使人馳報道者慨然來既入房使設一榻於牖下今盡解其襦袴拾屍裸屍裸榻僅留一小鬟在室餘概遣出局兩重門勿許窺探袖中出玉尺一枚金針數枚徧量其肢體投之以針既畢則覆其軀量而針之亦如前狀仍伸之以指彈其腹剝剝有聲復以雙手揉之腹中大响乃自脫其上下衣冠女生溺桶上以胸腹緊貼其腰背女大小便齊下旋取溫水代為洗淨不覺自動聲嘶嘶有活意又置諸榻騰身俯腹上以舌抵其口中以胸貼胸以臍貼臍兩手抱持而搖撼之聲戰戰若交媾少選女汗流淫淫徧體皆濡道士以絹中拭之呼曰愈矣女開目駭曰爾為誰何敢赤體向我躍而起奪門欲出道士笑曰勿慌請着衣方可出婢急以衣裊助女穿着已主婢含羞趨出風病盡釋道士亦躡衣徜徉而去追之已杳

琴劍作別

前園家兄客閩南時夜夢二一儒服一戎裝入揖告別意味勿遂既寤思之恍焉

在日度於其形狀語言似是琴劍二物因賦長歌一首以誌其異未幾由三山歸浙途次青田之三都口難高水急舟破沈溺身幸在崖獲免而一切行李皆盡付波

六姑娘

陝西長安縣王生述者忘其名世居城南鄉村中嬌婉柔媚恂恂如處子因其行六人戲呼之為六姑娘無父母兄弟亦未婚娶慧而勤學年十五遊色澤西俗凡初入泮者各乘駿馬鼓樂彩旗為導徧行城市村巷名為小遊街是日王生與同業諸生聯轡而出經前街適有虞姓行二者亦舊家子中落而貧鬻足在為業娶妻藍氏頗有姿色妹三姑年方三五綽約嫵媚光艷異常鄰隣有處美人之目居屋正臨街兩樓妹居前樓已與妻居後樓時姑嫂聞鼓樂聲知為新進遊街即同至窗前倚檻以眺嫂忽舉手指王生曰此後巷王六姑娘也在同儕中翩翩皎皎不啻難羣之鶴異日小姑適人得似此君足稱一雙佳耦矣女含羞不答然偷目展顧頗形眷戀王生攬轡經過並無聞知其對字武二者鼓刀而屠素性凶悍又強有力混名殺嫂武松久詭羨處女女故終日掩窗不敢輕啟其時諸生遊街武松立字下耽耽視窗內送

聞其嫂語姑之辭知女已屬意王郎乘夜深人靜梯登樓簷脫窗扇而入女室無燈
火開窗聲急呼問武止之曰我王六姑娘也承卿見愛特來相就下曰君果有意
倩媒說合計無不諧若當夜苟合有死不能從武強與狎抱女疾聲呼嫂嫂與兄皆
起武懼仍緣梯而下入室閉門絕無踪影兄問妹何故聲喊女曰樓窗無故自開恐
有盜賊耳兄驗視窗扇笑曰門久朽壞被風吹開無足慮也旋即安寢翌日兄往正
肆女責其嫂曰閨閣中不宜有戲語昨日嫂因一辭之失致王郎乘夜而至雖經驚
竄萬一今宵再來奈何嫂亦自悔既暮兄歸婦請夫曰晚窗開小姑心怯請今夕易
房而卧夫允諾移妹於內室自與妻同宿妹床妻乘間從其夫為小姑締婚王郎兄
意亦合嗚呼小語移時方睡武屠淫念既萌則情不忍捨因思曰弱女子不能以情
求當以威劫遂携刀復往及窗畔聞二人私語怒曰此必真王相公也摸足先得珠
可痛恨潛候其熟眠仍啟窗而入虞二於睡夢中聞步履聲探頭帳外嗚問何人武
以刀戳其頸應手頭落即提其髮越簷而歸婦懼甚恐并懼害不敢聲張奔入室裏
閉門相持而泣武在暗隙中究不知是否王六迨天將黎明懷其首負劍往村盡處
築壁中葬之始知其為虞二乃坎地將瘞之適有賣湯餅之沈大家中兄弟二人會

無幾會乃日逐荷荷帶餅以糊口食惟時天色尚早路無行人忽腹脹即地擗道側
就菜畦中登廁竟武二于坎人首洩洩而奔嗚呼曰武二哥何故殺人武出不意
被虞見亦免懼虞舉劍擊其首腦裂而死因深墜一穴並掩埋之又恐事發被拘
即時逃竄及天明日上虞始敢大號呼鄰眾集視同停甲鳴縣縣令雷性湖北人
賦性粗率周刑極嚴升堂察訊婦及女皆指指為王生所殺備述前末令乃拘生至
初不肯承加以三木不勝其楚遂誣服問首存何處則茫然不能指今日凶手已確
而故置其首者欲遺疑案也因勒限五日一比不此首不止越兩月榜掠無算
脅服皆無定者王有老僕姓顧名忠性極謹慮入獄探視王生方委頓於地見僕泣
告曰宿世冤債萬無生理但得首亦死不得首亦死與其受刑而斃杖下不如
入秋一決反省無報煩苦但安所得生人首級而誣指之語異伏地叩頭求僕方畧
僕不得已充其轉死行泣而歸語其婦曰我與若受王氏養養三世矣今幼主遭誣
已甘一死但求王有首級以免目前獄劫適余代覓情詞願焚余無余慮尤第念
非殺人那得有首級老夫髮力所不能計惟自刎以首交河呈報庶可塞責妻聞
大慟曰報答王恩死固其分然憶自結縞已來歷今四十稔實不忍於垂暮之年見

此慘事無已請教子以報可乎僕沈吟良久答曰可哉因而妻持燈色極力往叩子舍其子年纔二十聞叩門啟關而出僕揮刀砍之頭落於地急埋諸後院墻陰然後往購材木起柩入殮伴作哭泣以表存告諸其鄰鄰知此子素勤孝為父母所鍾愛初不疑其他天明僕入獄見生坐曰今日又屆此期首肯何如矣僕曰但現埋後院西埋後求之即得少遲見官一如僕語官命吏啟白吏曰非虞二首也老少不類官疑又以訊生生語諸僕僕知不可終流具以情告令始驚訝暫寬刑比仍繫諸獄先是沈大既死停柩道左其旁舍有尤老者少時游手無賴乃近已望五娶妻蔣氏少且艾每有外交尤利其滋潤雖覺之不甚較也里中輕浮子弟因各贈以佳名稱其妻曰油漿水稱其夫曰油蘆葫時已薄暮尤見擔中餘火尚溫無人收管肩負以歸先將釜中粉炮與妻分食存擔家中俟有覓主可冀索值沈大之弟沈二見兄早出不歸偏村尋覓勿覓得存尤宅因向查究彼此口角互相扭毆但見沈二少年力大度夫必不能勝隨以瓦盆擲擊候中其夫太陽穴血流如湧頃刻殞命蔣驚欲號沈二搖首禁止曰其毆夫死律當凌遲因我故蒙亦難免罪不如滅跡偕逃可保不死蔣倉皇無措乃聽計於沈即將夫屍埋埋時掃除無痕同入房結為夫婦沈曰我有

母真現居鄰邑住依之可以避害遂坐夜在投舅詐稱新娶甥婦特來謁見且稱故鄉生計淡薄欲在此間開肆舅喜代為僦居於城西市仍作粉醃糕餌之業其婦油頭粉面日坐肆間里中惡少以市餅為名相與調笑以故生計頗不落寞亦無人知其竊負而逃也越數月雷令膺上游保薦晉秩司馬瓜代者為浙省高君名明由甲榜出宰敬應繁劇綽有能名故調任首邑盜事之初者視監獄見王生驚曰焉有文弱如是而逞凶殺人者乎索閱凶器曰此房刀也王生儒士安得有此及視卷宗有老僕殺子獻頭一節嘆曰冤哉為民父母奈何濫刑若此呼生至案前曰笑你六姑娘郎當極矣吾給知爾冤但正光未獲不能遽釋今捉牢吏蘇其械軟禁獄中授以經書使之溫理且倍其囚糧俾資調攝嚴飭禁卒毋許凌虐即晚禱於城隍神曰惟神血食茲土具有民社之任今如某案疑獄未雪縣官之責亦神之憂也幸有以示兆祝畢就神座下隱几而卧夢中聞有人大聲誦曰新豐市上新豐驛放下屠刀便成佛又誦云五刑宮西餅餌權作鴛鴦不久長命豁然醒不得其詳次早招王生鄰保至問此案大有疑處爾等旁觀豈無公論眾曰有疑與論藉藉但無確證不敢妄陳計自當日虞二被害後村中棄家而逃者凡五人其一屠戶武二又賣餅之沈大

兄弟又充老夫婦二人俱不謀親友無故遠颺不知去向令點頭不語即俱釋歸退
衙沈吟半响曰今臨潼縣即漢之新豐現尚有新豐驛放下屠刀必武屠也至成佛
之語疑已披剃為僧矣尋呼幹役數人諭之曰速往臨潼新豐左近查有去年新祝
髮者即拘以來不數日從稟獲曰驛之後街猶院巷內有兩僧人一老且病住持多
年一條剃度未久自稱文姓語音似我邑人現帶到案令急召隣訊識果武屠也一
鞠其服並供明及首處從放之則首級宛然傍添一死又訊又吐其實處業已明其
餘在逃三人尚無下落千夜推謀迄無頭緒適盤屋縣周令因公至有前來謁晤高
公留共飲饌席次談及五祚宮遺址不知今尚存否周曰現在撤治宮基雖夷因
為民店而作樹猶有存者高會意天密飭數役往捕果於宮址之西見有新開湯餅
鋪遂拘其夫婦至有訊供得實發屍驗斃將各犯依律擬詳惟願忠因救主情切不
以故殺子孫論又為王生詳請開復衣冠既畢立傳處氏姑嫂至并釋王生獄三人
並跪案前高公笑指生曰王六姑娘循循讀書守分今狼藉至此是誰之過歟試問
處氏人何以自謝處氏曰妾地痛哭高謂其嫂曰妾語辱婢爾姑嫂不得辭其責
公默為爾等王成初志郎才女貌洵屬天緣願否嫂曰妾願甚女低頭不語王曰

彼二人者我誓也何可以成姻眷不敢從命高躊躇未決女哭訴曰我以女子身不
道閨範臨街窺視以致先夫起意死非命又冒昧妄指使孱弱書生幾瀕於死耳
牽累多命荼毒經年今孤苦餘生莫無依倚蒙蒙下明察覆盆感同天日所論婚事
雖王郎懷情不願我自誓終身不字隨嫂守志即所以自謝也語畢聲淚俱咽令為
惻然目視生曰六姑娘真忍心哉其誣也可恨其謝也可憐百年琴瑟切勿固執致
生後悔生囑需不能答高命內署意取男女新衣各一襲促令易服并賜白金百兩
作奩資當堂鼓樂交拜以與送歸王宅又諭生曰詰朝可即迎藍氏至家以嫂事之
無俾獨處向偶至老僕願忠亦須另日相視爾經此患難尤須發奮自強勿負我奉
奉屬望也生含涕唯唯率妻再拜聲謝而去既至家親族聞已息訟得釋群來慰問
生乃嘆曰沈淪獄底朝不保夕時曾無一人顧卹今作此無謂應酬何益概謝却而
往還拒絕語其妻曰使王某不成名何以對高公女曰使我不能佐夫成名何以對
高公乃以高所贖白金交願僕營運權什一之利以供薪水已讀書更利繡未明起
五鼓乃自簾美顏媪為之經紀家務夜分請僕則意若作餌以餌之一家五口共戮
力辛勤生每三日作詩一首呈送高公高公任首顧以樂親民事常聽訟至三四

鼓然公餘稍暇即為生批改詩文絕不瑣煩一日召生謂之曰覽爾近作頗已熟但
作文非原本經術則根柢不厚非極厚韓柳諸大家則氣味不醇非沈浸子史百家
之集則波瀾不壯至於詩賦雜作固在書多亦必逐句琢鍊逐字烹煉則其自然新
穎工秀不似僕僕吐飯無餘味也余自憾作惡聲俗吏不能以文章報國子其勉之
生歸以其語書座座右以究心歲科兩考皆第一夫名藉基次年鄉試高令充同考
官閣中得王生卷說曰此作疏古醇茂兼逢逢有逸氣疑即王生卷也亟薦之主試
指考嘆賞定為榜首加批云根柢盤深枝葉後懋非十年讀書湛深經籍者不得臻
此及插曉果王某也高喜曰六姑娘公然及第在美人穩穩做夫人矣主試異其語
問所由高觀述之去試曰此仙不我欺也曩膺命出郡時有同寅某君素奉呂祖常
常降乩歷有奇驗予在辭行適在杖轡因度叩此番典試能得佳士否此示詩曰
珠榜首姓名香曾是當年公治長桂苑杏林聯步入秦中才子屬紅粧初甚不鮮以
公親之此生現春當朕捷也榜發至生得捷音即率妻子赴縣署自大堂跪拜而入
高趨出挽扶歡然道賀又見其懷中抱子清秀豐滿亟啜羹解笑語不勝欣慰未幾
高因陞禮部主政贈生三百金為入都會試資谷明春生授南宮殿居一甲第三名

授職編修尋何簡昇視學山左殷勤作別以去既而高公因暮年無子其與宗族
乞致仕歸里甫出直隸界即有人役騎馬追進候云是王學士所遣務祈繞道三
省一悟高亦念生素切乃率眷同往未及城二十里王夫婦並出跪迎於道既至院
即懇請留居署中以申孝養高不可夫婦長跪不起哭甚哀其子已能行夫亦跪肘
後鳴鳴而出高亦決意娶媳抱子趨出同跪哀祈既而顧僕夫婦俱出叩頭不已後
一少婦亦携子叩求高問之始知生又得一子總總膝下承承氏之祀又為顧忠娶
妾七十餘老人居然生子其貌酷類所敬長子高喜生能報人之德王暨其誠學乃
命繼子南歸掌理家中財產曾與其妻夜生以居生夫婦晨昏問視無異親生子如
偶閱邸抄知前令雷司馬昔秩太守因酷刑斃命問擬發配乃謂生曰刑之不可不
慎也如是子其勉之生誓之於紳後歷任廉使有神珥之號高夫婦亦同登上壽論
者以為郵刑之報焉

彌子瑕

某城南隅有彌子瑕廟像如婦人女子城中江氏婦美而好淫偶遊春至其廟神
像貌皎皎如桃花之愛好低徊不忍去既歸頗涉遐想時夫適他出籌於獨宿難

不能成。忽有自高。一少年徐步入。審之。彌子也。大喜。詰問來意。云。承鄉春。注
故特來相就。遂共枕席。肌膚柔媚。溫存極且。堅久。喜。歡。大。稱。婦。意。迨。明。而。云。後
復來。如是。月。餘。其。夫。歸。與。婦。女。宿。彌。子。又。至。夫。聞。復。聲。疑。為。竊。賊。遂。執。之。暗。視。詎
曰。衣服。面。貌。非。偷。兒。想。必。有。私。於。吾。婦。者。不。肯。供。便。當。殺。却。婦。度。不。能。隱。忍。以。情。告
夫。素。有。斷。袖。之。癖。悅。其。貌。謂。曰。爾。污。我。室。我。戲。爾。爾。脅。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矣。遂。擁。之
入。衾。春。其。後。戶。登。梯。強。投。血。流。標。榜。疑。而。問。曰。卿。何。者。餘。執。市。龍。場。灶。竊。權。此。方。寸
地。當。是。輕。車。熟。路。何。乃。似。不。測。荒。山。有。待。五。丁。專。擊。耶。少。年。曰。實。告。君。我。狐。也。緣。尊
爾。慕。戀。彌。子。取。故。假。其。名。以。求。媚。耳。夫。曰。狐。耶。鬼。耶。吾。何。所。辨。請。此。後。源。源。而。來。爾
定。妻。猶。我。歸。又。輟。不。妨。分。據。其。穴。狐。曰。錯。綜。交。互。未。嘗。不。可。自。此。三。人。共。榻。百。戲。俱
陳。或。狐。交。媾。而。夫。交。狐。重。疊。如。山。草。或。婦。側。臥。於。中。而。夫。與。狐。前。後。交。攻。如。山。陰。道
上。接。應。不。暇。曼。行。魚。龍。不。可。殫。述。日。久。室。中。人。漸。有。窺。知。其。事。張。揚。於。外。里。黨。乃。爭
相。鄙。笑。且。嘲。以。詩。曰。彌。子。書。成。斗。股。眠。讓。他。加。腹。我。摩。肩。江。郎。愛。把。便。宜。占。而。將。却
膏。舍。換。石。田。生。聞。忝。然。內。恥。欲。絕。之。又。介。繼。其。色。因。私。計。曰。不。如。宮。之。可。以。作。我。所
欲。為。而。彼。無。能。為。後。矣。遂。密。藏。小。刀。於。枕。底。狐。不。知。也。頃。頃。然。來。室。醉。之。以。酒。狐。來

三七

醉。與。婦。交。既。畢。而。提。夫。引。刀。斷。其。陰。根。血。殷。床。穢。狐。驚。而起。狂。奔。以。出。從。此。絕。跡。不
至。夫。婦。並。思。之。禱。於。彌。子。廟。迄。無。所。應。

孽蛇

撫州九都地方有真武祖師廟。事者靈驗。一日降夢廟祝云。有孽蛇來。願借水出海。
我恐傷害人民。田廬已擗。鎖門外。大樹中。汝可於某日。取吾劍。還隣近村。眾集。視除
此。數。物。屆。期。來。會。者。數。千。人。廟。祝。何。祖。師。手。掣。劍。於。空。樹。中。牽。出。一。老。人。鬚。髯。如。雪。
揮。劍。斬。之。頭。落。乃。一。斗。大。蛇。當。將。身。拖。出。長。數。丈。遠。近。村。民。無。不。感。恩。矣。

蟻結

某生性豪俠。居邑不脩。還。結。祖。道。田。業。甚。裕。生。揮。霍。幾。盡。一。日。獨。行。隴。畔。見。祭。枯。地
內。二。人。赤。身。交。媾。遂。俯。身。入。殊。覺。寬。然。有。餘。行。至。其。前。二。人。雲。雨。正。濃。竟。不。覺。生
笑。曰。此。真。所。謂。野。合。也。男。女。聞。人。聲。各。驚。起。男。子。攝。衣。草。草。遁。去。婦。亦。舉。揮。欲。身。生
愛。其。貌。美。以。手。執。揮。不。令。去。女。曰。無。相。子。意。將。何。如。生。曰。欲。何。式。耳。女。含。笑。不。語。生
捺。卧。地。提。其。股。台。嫩。如。藕。升。八。微。張。尚。存。餘。潤。生。曰。此。問。究。非。行。樂。地。肯。從。我。歸。乎
女。曰。寒。念。尺。寸。請。移。玉。一。杜。過。生。曰。真。有。豈。無。耳。目。女。曰。無。妨。乃。有。衣。襟。纏。掛。于。回

行不日許一乘願平美門前一垂髮女呼曰姐姐歸矣問生何人女曰姐夫也入
就座生從入內室婦女曰何意遂至此姑請小酌旋有婢媪捧酒饌出極豐腴似是
宿備者兩人對席坐畢女亦坐於下以陪詰其姓名曰姓吳未嘗命名人多以姓
稱之因呼為婁姑生問頃日間男子為誰曰亦吾族問女子曰吾妹也年十六尚未
字人耳而性絕靈巧可為留心代覓一佳婿生聽之嬌媚絕倫覩作羞澀狀欲移
時始起入房小遺生低聲請曰我將與而姐交金卿可從門窺視始知床第間有如
此佳趣也女點頭生起入室婦方畢王抱置床間顯鸞倒屣極盡綢繆之事生
曰卿家夢寐安在婦曰山上有山久不賦大刀頭矣倘不遂棄留此盤桓數日無碍
也遂各披衣而起聞門外吃吃墮笑聲婦呵之曰女孩兒家何得窺人私事生乃遽
出遂執女手問曰壁上觀樂乎女笑不可仰又詢之答曰世傳玉兔搗元霜查其狀
亦當如是今日可謂見所未見矣婦令婢移樽至室內圍坐再酌女指二婢曰此名
鐵兒善舞此名此兒善歌請令各獻所長為郎信爵可乎生曰善哉兒乃偷傳快舞
輕扇迴翔作舞弄舞舞畢婦起斟巨筆以勸生飲畢而酬知兒亦抗聲而歌聲悠揚
如玉笛其歌曰天街小雨打低都低打都潤如酥打低都草色遙看低打都打低都

近却無打低都低打都最是一年低打都打低都春好處打低都絕勝烟柳打低都
滿望都低打都低打都低打都低打都生笑曰此雖古詩間以低都頗有新韻女
起勸一樽生亦一酬且欲令女歌婢曰夜深矣新郎新婦可就宿遂趨出生與婦同
入羅幃燕婉竟如伉儷居數日矣有一丈夫元夜朱裳面目猙獰恂恂謂婦曰爾妹
許我已久翌日當即迎娶婦曰那有此事吾妹向未字人丈夫曰現有蠍老二為媒
胡得狡賴悻悻然去生訝問婦曰此人姓名居公常侍其強悍魚肉鄉里又與
惡棍蠍二交最密同惡相濟人無敢撻今將強占吾妹奈何生曰無恐只須制一
條便能禦之婦喜出一策木棍長丈餘生試之曰足以辦賊次日與婦二至曰請
新人速妝花轎來矣女及婦皆驚而啼生噪棍乳奔而出斥之曰何物強徒敢掠人
閨女蠍曰明媒正娶於你實事輒來阻撓翻衣底出鐵錐一枝吳亦雙刀齊來鬥生
生挺長能及遠二人短兵不利戰反身而走生逐擊之中蠍腦血淚淋漓又擊吳着
其肩項狂奔而逸婦曰未也伊當類頗多必復來須臾果率數十人以至戰生奮挺
力鬥寡不敵眾且戰且走引身出林外審之身在梁枯龍畔視泥中有蜈蚣數十端
端然趨回首見雄雞棲龍上捧放田內雞見蜈蚣引吭咏之覺數條餘皆遁去生欲

復入梁內則低窄不能容身長然而必詢家中人曰數日不歸正在尋覓無跡也

山魃

東楚多山山中有山魃時出為祟村中人敬事之則不為患或稍涉不遜譴責隨至有縣役奉票到村拘犯見眾男女飲食必祝笑且誹之夜入房寢及天明日已晏尚未開門眾叩扉呼之不應乃從窗中入見役挺身到室履足撐門上若門板然扶之起始驚醒如夢如癡鄉人知為山魃所憑代為禱祈悔過方得無恙村有某氏婦安容佳麗忽為山魃所憑凡耕種貿易悉來助力約一載居然致富夫利其財避處於外任其奸宿其形若猿其交合與人無異繼而受胎臨月產一物狀如冬瓜遍體生毛無口鼻手足蠕動如蠶蛾送至村外即攝去居三年別崇他姓婦其家即衰落貧窶如初又有獨脚山精當是變魃之類土人呼為余公山主常於山間泥地現獨足跡并初杖痕跡者見而知避不敢入山山精每嘯聲震崖壑禽獸皆驚有某翁者晚年逃倖遂於山下建高樓奉佛中列經卷左右置木魚鐘磬焚香晝夜不絕聞山精於夜半登樓參佛至下攝梯及佳杖聲歷歷可辨早起見足跡杖痕宛然在地絕不為損翁從窗隙窺之如獼猴披髮及背置菓於樓下輒取食以置菓則不

亦食從不感婦人說者謂其似依三家人久當成山神

車夫驅狐

張大居北京城南執鞭為業一日出車儀門日已薄暮見一狐蹲路道傍張以驅鞭繫之委頓於地下車將旋之狐躍起奔逸追之不獲越數年西城某氏婦少年妖嬈白晝坐房中忽一美男子翩然入擁抱未幾婦薄拒之男子曰我狐三爺也與卿有宿緣當為夫婦強解其衣就枕上作雲雨陽莖堅銳毛茸茸然抑揚進退如以鴛鴦劍陰中久而方畢起坐調笑殊無去意婦曰君請歸吾夫將至矣狐曰無煩吾當令其遠遊俄而夫婦入房覺空中有人掌其頰大驚四顧無所見罵曰此必妖媚也狐曰我已娶爾真作婦速避出否則將置汝於死夫怒持刀砍之狐擲以瓦片中驢血出如注負痛而逃狐占據婦室晝夜宣淫無計可逐聞某廟金道士能書符驅妖延至家金左手持符右手執劍口中念念有詞昂然入室忽弱盆飛起覆道士頭上溺流滿面懸懼而返從此狐益肆家中物件為所毀暇時輒嘗罵曰爾狗道遣我我狐三爺畏甚符錄者哉即便南城張車夫來吾尚不懼何有於道士婦問張車夫乃有何所能狐曰此數年事彼時吾道力未添備為所若今亦不甚憚之矣婦私告夫

夫至城南於車夫中物色之張毅然許龍驅逐夫喜邀之至張飲酒數斤乘醉執鞭以入大聲呼曰彰侯門外未及執鞭適處索尋不意尊言逃在此以鞭適室亂答張張且奔鞭着其腰顛而仆又鞭之着尻除鞭轉現其原身騰騰上屋疾走而去自此遂絕

義牛

呂生姑蘇人則資財鉅萬娶妻顏氏美而艷家中食指以百計夫婦皆仁厚好施御下寬恕偶適市上有屠人半牛方斃刀而牛遂脫縛起狂奔於途適生伏地俯首作乞援狀生憐之償屠以值飭僕牽歸詞以單具越數日又一牛亦臨宰而逸遂奔生家驅之不去日中汪然流淚問者入曰生亦以值購得之與前牛可免牧養並不復使耕作經年漸肥健忽一夕夫婦方共寢有盜二十餘人明火執械入禁生於床柱見婦姝處且肌理瑩膩反按其手將就淫之婦哀之曰房中盈箱累笥皆何堵物任君携取幸勿辱我亦不敢鳴官追捕盜不聽夫婦齊聲大號童僕婢媪皆逃匿無一至者盜即自卸其下衣捺婦於床方在危急俄一牛奔入以角觸其殺道流血而仆從觸其腰除羣盜鎗刃交加牛身創奮觸連斃十餘人始倒地而殞又一牛踵至當

勇如前賊盡仆牛亦死夫婦號泣既久氣壅不能復出聲踰時一老嫗伏隔房床下聞生含氣盡疑盜已去始至窓外潛窺見伏屍縱橫滿地牛亦與焉乃敢入房解縛出呼諸僕婢乃漸紛紛羣集生嘆曰昔者等多年臨難盡散惟二牛親身殉主諺云人不如畜諒哉眾慚愧不敢作一語翌日鳴官驗屍內有一盜漸蘇訊供不諱盡狀其首鳥示眾乃生以紅氍毹裹牛體下地築塋厚奠之夫妻皆素服哭臨其穴建碑表之曰雙義牛塚

巨人文婿

富商某家牆垣高峻院宏殿夫偶他出其婦獨坐燭下刺繡二更何盡忽聞東牆上作簌簌之聲婦從窗隙窺之見二巨足長數尺自上而下漸次及地牆崩露其小腹陽莖翹然長徑三尺龜頭大於盞罩丸垂垂如五斗米袋臍以上則格於窗榜不及見也正深詫異旋見西牕亦下兩尺其大相等臍與簪齊現其牝戶翁張鼓動若合雙瓦毛蓬蓬如板亂髮既而各向前行至庭中立而交媾狂馳猛驟不啻冶人之鼓風箱淫精潑潑墜地有聲屋兩炊特始畢仍各退歸牆間冉冉上升須臾而滅婦方敢號呼室眾奔集述其異其舉火燭之餘無所見惟庭中遺精數斗腥臭難當

魚怪

大江之濱有儒釋道三人同舟共濟。方欲發維。適有素服少婦亦來呼渡。三人皆曰：江波險惡，與婦女同載，不利。不如却之。婦固請，榜人乃刺舟近流。婦一躍以登北首。而坐舟既發，婦探視出其陰，笑撫之曰：此物大佳，何云不利？眾益厭之。因問有何佳處？婦曰：嗅其濁穢之氣，似是腐儒。觀其短髮蓬鬆，又似道士。而其實則和尚。稟稟也。僧怒，免其冠，以頭搶之。婦旋腹相迎，臍然而入。僧大懼而退，則頭面濡濕，漿汁淋漓。婦大笑，頭身入水中，化為巨魚。圍圍洋洋，儼然竟逝。須臾風浪大作，檣傾楫摧。舟子曰：此魚怪也。犯之不祥，宜有是厄。正悚惶間，忽有龍伸爪翼，舟而行。始得安渡。將入岸，龍作人語曰：予不忍三教盡填魚腹，故聊一引手救耳。眾羅拜稱謝，龍遂去。余聞漢河間有怪物，名美人魚。首浮水面，像婦人，後髻臍下有竅，絕類陰戶，而加巨焉。其至大者，可以函首。然則和尚之探頭重入，固應實有其事，非虛語也。

孔詩記附

姚子沐格字曾培，余甥也。生而穎異，孩提時喜吟，口授類書典故及玉篇樂府古詩。即能讀述成語，每對客琅琅發聲，句讀音義皆不舛。長老咸目為奇童。余亦為之驚。

而隨其父宦遊，間隔十餘年。辛亥歲，余解組歸，寓永嘉坊。方遊岸，縣府院試皆冠軍。尤為督學東寧先生所賞識，其文風發泉湧，書卷益然。詩復清麗，工秀。余謂異日當成吾家宅相，索其生年八字，置書篋中。將竟日者，推其後祿不意是年秋，甥隨吾妹入都，踴於富泰舟，次年僅十九，余笑之。慟且賦詩十章以誌痛。昨夕於復南閣歸，途過雪日未晡，即投宿旅店，俄有一人來自言能批孔請已死魂，令其降筆詳集觀聽。舉寫若狂，其人年約四十，外甚謹，僕余怪之，詰其有何術能招亡魂。答曰：扶乩即吾術。凡習此者，泛乃真仙魂，往往不足信。吾故專為人招其親舊之已故者。道往事，皆印合，但必須以死者八字告我，便能致之。其生前其不識字亦無益也。故吾術亦不易售。余察其言似非誑，欲試其術。憶及姚甥年庚帖尚存篋中，即拾示之。扶乩者設案置孔盤，炷香爐中，先請余通誠。彼亦伏地喃喃致祝，起書符焚之。視爐香銷三寸許，曰：可矣。乃扶乩筆，盤中沙旋轉如飛，字畫顯露。判曰：我同人也。與柳潭諸君子結向嶼文社，聞勇名。故來一晤，甥乳名同人。蓋其兄弟行，以卦次序名。他人所不得而知者。余為愕然。因問甥下世多年，近作何狀。答曰：已復原班，頗復自在。頃寄語兩親，勿以為念。余曰：爾父母居官行事，從無訟刻，何以甥不永壽。答曰：我本從謫籍來。

若一主人間高貴妻妾之奉則墮落更甚故自願早為解脫非關父母故也又書云
我生時鏡志讀經史古籍於作詩作文工夫自知淺陋然雪裏飛鴻竊欲少留爪印
舅舅許我否余不解其說答以甥福相現厝省垣他日歸殯種墓道既固自在復書
曰非也欲存一二首詩文以當雪泥鴻爪耳余曰甥試判來我為錄稿乃伸紙濡毫
以待則又還回始落筆曰舅遠行辛苦有勞手錄不安通來經岳陽樓憶十四歲隨
侍家嚴之粵西臬使任登樓作記并得句一聯久未遺續茲逢次觸興足成之請舅
舅訓示可乎余諾之乃徐書一律云岳陽樓上澹斜暉岳陽樓道秋雁飛乾坤吳楚
此終古廟廊江湖誰與歸斷岸樹歌搖酒旆遠波帆施掠魚磯蒼茫何處聞湘瑟一
點君山縮翠微書畢作遜謝語云頃聯乃舊句不佳勞舅舅寫我去矣意叩以柳潭
何許人見盤筆搖製奴家草書云舅舅同宗遠志耶遂寂然余因思家茂達先生號
柳潭近代之以制義名家者然亦天卒豈此等有才早世皆結侶登丹籍如釋氏所
謂不入輪迴者耶余既惘然扶乩者亦將撤盤因復告之曰余之四弟秉鈞因承冠
而殤幼弟登字名齋甲午孝廉亦早歲遠殤所作詩文無一存者亦欲假乩筆留片
紙雖不能信其八字然有姓名利分可證必為我知之當厚酬汝扶乩者有難色固

強之固如前法延佇良久筆終停不動乃曰我符道簪頭神引以來無生庚時日固
無從查訪也余稍謝以錫遺之去已漏下三鼓矣復視所錄稿頗似甥平日手筆此
討規模可動黃鶴樓風調耳異其事詳叙頗末札致妹倩佃芝此部復書云此亦黃
布袋裏之說但亡兒遺草實有登岳陽樓記一首前聯已志及之不意結習未止兩
此尚此狡獪也錄其原文寄示余方戲刻謔語五冊將竣因附諸卷末以無負冥托
獨念甥甥於京師隸籍屢元倚居永嘉而垂髫涉遠衡湘桂嶺間足跡為多即魂魄
今猶戀戀諒仙曹拜節好僻遠地耶愈詫扶乩之說亦未始無可信者

附姚甥登岳陽樓記

武昌有昔鶴樓與已陵之岳陽樓爭勝楚南北黃鶴樓俯瞰漢江氣象壯闊然估客
賈人檣櫓鱗集喧囂尤近開闢與豫章之滕王閣同回憶昔臺先兆也其歌曰漏
殘燈燼不得寐似夢似醒兩人至一人自稱晉陵子曰既給巾綠錦帳一人自稱太
阿若魚服雄冠翹鳳翅相將長揖前致詞有語告公公勿恚憶自述隨事遠遊騁馳
欲遂平生志艱難道路一二年業已將穿直將毀不勞清響舞龍空有神光得鬼
魅鐘期不作薛燭死若更一留適滋愧行將逝矣從此辭嶺嶺豐城豈無地覺來起

視天未明牀頭彷彿聞餘聲浪遊長物不多有琴劍而外無他營綠銅枯澀青鐵時
卿耶快吾吾侯卿卿思作別吾惟命不平慎莫養宵鳴專諸城上月橫半歐治池邊
星似帚鴻門舞罷雍門彈夜出雄心作獅吼由來物理紛升沈空將靈夢驚人心
候賀者會有時輕裝一羽珍千金于將莫邪待識氣高山流水期知音風塵顧我猶
難謝檢點輕裝徒自訝感懷試作慷慨歌清淚無端一時瀉琴乎劍乎如有靈寧亦
炎涼同俗化拭鋒拂軫詢再三非予也耶時昔夜滕王閣固與相埒而岳陽樓此立
城表空引洞庭風帆出沒烟波中瞬息遠近獨不得泊城下就湖中望之亦縹緲在
天際故登覽者極爽逸之致范公所謂遠客騷人都會於此良有以也余於乾隆辛
丑壬寅間自蜀越粵西復自粵歸永嘉往來經此景隨候異不能彈述今歲丙午隨
侍家嚴之粵西集使任得續舊遊馮蘭眺遠境與心會得句云乾坤吳楚此終古廊
廟江湖誰與歸將聯綴成篇以紀歲月云爾心余妹倩何之從都中寄閱是作計丙
午年甥祇十四齡而賦性超拔其文亦簡峭有法存此吉光片羽使天下共惜之

拔強毛

山西陽曲縣民姓全名法字畏之別號懦夫世居陰威村家豐於財娶妻繆氏亦舊

家如就極美而性極悍視翁姑如草芥役伏夫若奴隸至於僮僕婢媪輕則唾罵重
則鞭笞終日譁罵舉室雞不能聊生同邑有齊生者名其家住陽劉里得異人傳有
奇術與全為莫逆交偶談及家政全畧述聞威說若甚風齊曰請得一見審其受病
處從而治之或可痊愈全曰渠期望必至大悲殿焚香吾母隨行明旦正逢朔日君
其伺諸廟齊諾之翌日先往廟中見婦下與款步以入輕盈如龍烟竈樂全恭捧香
燭鞠躬款步以尾其後既歸齊語全曰君家尊眷本屬佳婦所以強橫不馴者緣膺
下有強毛一莖色白而質硬異於羣毛僕有小術能持兒袂去便能化鷹為鳩若庸
手妄行搗搗則隨孩旋生不惟無益且加厲焉全無顏不能答齊曰子不我信請試
歸而察之全歸醉婦酒氣燭與之行房與酣之際垂頭下觀果見白毛一根翹翹錯
出於陰毛之下隨乘間撮之應手而落婦訝問何故懦夫肅容正對曰卿方少艾而
陰有二毛故敢代為敬謹爰除無他意也事畢就寢覺詞氣和藹大異往常天明而
起審容何人跡無故能室眾不解其故交相私慶全亦如釋重負越夕吼聲大作叱
全長跪接之流血全忽悟曰小杖則杖大杖則走禮也起立而逃婦探大柙索室以
逐人或有助阻者輒遭打傷於是家人佇立袖手莫敢一出聲其母聞之深懼閉門

如防危警其父亦第垂淚歎息不敢為纓冠救懦夫知不免伏地自投婦提其耳掖入卧房大鏡無算怒稍平乃就溺桶小遺懦夫手持巾布膝行至桶畔俟其溺畢代拭餘滌偷覷陰間則白毛加長矣大懼赴訴于齊齊曰不聽吾說恐從此無寧日也懦夫汪然出涕哀泣援拯齊曰今夕我當潛伺房外君俟其寢閉門納我我自以厭之全歸侍婦晚餐殷勤勸酬婦微醺解衣蒙被而卧全私往招齊齊為然入登床啟衾踏坐婦腹口中喃喃作咒語一手按其腹一手拔其毛長二寸有奇堅白若虎鬚隨即插入懦夫髮際掩笑而出全恐婦起必加毒毆急奔出房且天局其戶鵠立窗下以聽惟聞殷殷啜泣殊無詬訾聲此時一喜一懼心中如亂麻徹夜不敢寧處黎明後聞婦振衣起坐度不能終避乃啟扉匍匐以入惴惴如臨窀穴婦覷覷問曰昨夕何事引他家男子探我私處懦夫叩首泣涕答曰為君療疾不得已耳婦默然沈思良久引手掖全起自乃攪鏡理妝竟趨入姑室下氣柔聲曲盡婦道從此恂恂温婉克孝克敬下御城復亦從無疾聲遠色連舉四子壽登髦耄鄰里皆稱為賢媛岷強老人曰吾見有芙蓉其面而旭場其心者怡怡嬌嬌屬同御乳盈盈美矜肅若鳳麟一怒而閨室驚安居而鄰里靜竊嘗求其故而不得乃今而知皆強毛潛之

厲也僅我齊生苟廣其術當今震中百十萬億儒夫皆得壽白毛而揚眉吐氣矣抑聞之震為長男故男性屬木元為少女故女性屬金金能剋木故女能制男五行之理也然木能生火火又剋金所以丈夫受挫既久忽然盆火中焚劫不可遏夫網為之一振則亦以火剋金之氣雖無驚齊生之可

財神誕期

俗傳危日而又適逢危星謂之危危日是財神誕辰其說不知何本山右有吳姓者家徒四壁立肩販為生一夕二鼓後見牆角上放光粲粲如炬旋有巨火緋袍金冠似世所畫財神像緩步至床前謂之曰翌日為余誕期尚設饌享我當報以鉅萬金吳乃叩首敬諾天明檢視曆書果危危日也乃罄其貲財設作祀入晚不寐以待則泉牆下燐燐然火點無數下明乍滅次早掘地得白銀一笈約三千金心雖竊喜然猶慮未符鉅萬之數默祝神之誠已夜夢神來謂曰爾所得者母金也以此福子生生不窮數十萬金亦難致非余能也吳悟遂捨舊業遊江湖隨居貧殖財辛勤作德無不利而三信甫年餘已得大屋置良田購馬成群僕婢滿室時年屆而立因為婚於富家女女入母貧其家竟與之妻既來即入善囊內政持籌操算

通德門之家日益鏡化生三子延明師誦訓俱成通儒舉於鄉者一咸進士者一此
娶於富室大家之女從此財雄一郡幾與王范諸富家相埒矣



